

中國史學會主編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

第六種

中法戰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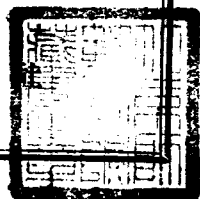
3

編者

邵循正 聶崇岐 張雁深

林樹惠 單士魁

新知識出版



46833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 
第六種：中法戰爭  
(第三冊)

\*

主 編  
中 國 史 學 會  
編 輯 委 員

徐特立 范文瀾 翦伯贊 陳 垣 鄭振鐸  
向 達 胡 繩 呂振羽 華 崗 邵循正 白壽彝  
編 者

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料編輯室  
邵循正 莊崇岐 張雁深 林樹惠  
故 宮 博 物 院 檔 案 館  
單 士 魁 等

\*

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 
(上海湖南路九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

上海市印刷五版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(全書七冊)

開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張：18 13/16 字數：398,900

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,100 本

書號：新 0209 定價：2.32 元

中法戰爭資料叢刊第三冊目錄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越法戰書        | 王氏輯            | 一  |
| 關外隨營筆述      | 無名氏撰           | 七  |
| 查探越南邊務情形稟   | 無名氏撰           | 三  |
| 克復諒山大略      | 無名氏撰           | 七  |
| 楊武愍公討法夷死事節略 | 楊汝翼撰           | 八  |
| 軍牘集要（馮宮保軍牘） | 馮子材撰 張卿雲 莊秉衡合編 | 八  |
| 抱鄰山房詩文稿     | 尹恭保撰           | 一〇 |
| 越事備考        | 劉名譽輯           | 一〇 |
| 春冰室野乘       | 李岳瑞撰           | 一二 |
| 普天忠憤集       | 孔廣德（魯陽生）輯      | 一三 |
| 中法馬江戰役之回憶   | 採樵山人撰          | 一七 |
| 劉壯肅公奏議      | 劉銘傳撰           | 一四 |
| 劬齋文稿        | 羅正鈞撰           | 一五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鎮海縣志          | 楊敏曾等編     | 一五七 |
| 浙東籌防錄         | 薛福成撰      | 一五九 |
| 金鷄談薈          | 歐陽利見撰     | 二三  |
| 李維業之死         | 畢樂撰 張雁深譯  | 三二  |
| 李維業遠征記 (譯文)   | 馬羅爾撰      | 三三  |
| 山西北甯興化諸役 (譯文) | 畢樂撰       | 三四  |
| 一八八四年法國進軍越南記  | 斯各特撰 林樹惠譯 | 三五  |
| 遠征諒山 (譯文)     | 黎貢德撰      | 三八  |
| 法軍諒山慘敗 (譯文)   | 黎貢德撰      | 四一  |
| 在侵略東京時期 (譯文)  | 加爾新撰      | 五〇  |
| 中法海戰 (譯文)     | 羅亞爾撰      | 五九  |

## 越法戰書

王氏輯

##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正月分軍報

十三日，法國有兵船一艘，載兵五百名，駛往安南，其軍裝、槍砲另用船駁至海防。又聞尙有一兵船，載兵七百五十名續至。連法兵之前駐安南者計之，當有兵三千名，并水師、砲兵等核算，則約有四千光景。惟聞安南已發使往沿路砲臺隘口宣諭，凡法兵所到，不得攔截，讓其經過；故此法兵經行之地，可無鋒鏑之事。而中國兵之在北海者，現已撤退，殆法國駐華公使已與中國商議妥洽矣。

## 癸未二月分軍報

初三日，有法兵船名巴西惠爾，駛至烘毆地方，次日遂建法國旗幟而據其地。聞該處有煤礦，安南將以此礦獻之中國，故法國捷足先登也。至初六日，又有法兵船名哈默林，駛至該處，與巴西惠爾交替。十三日，巴西惠爾開輪前往安南京城，蓋駐安南之法公使令該船至彼以資保護也。

又有南定地方之安南撫臺，因慮法兵相侵，故設法欲在河口爲阻禦之策。法人知之，卽由海內發兵船一艘名伯盧味耶，前赴該處。先是，該處已有法兵船兩艘，一名思不來思，一名方法里，并此而三，逕往攻取。因

十三、四兩日，潮水不便，尙未進兵，大約數日內必將進取南定矣。其法兵之在河內者，既前赴南定，復調海防之兵百名以守河內。又聞有兵船兩艘由西貢而來，一名得刺克，一名加佛林，皆將前赴海防云。

### 癸未三月分軍報

安南南定地方之撫臺，深信中國之必將力爲保護，故雖有安南王令旨，命其讓地與法人，而不肯奉詔。法國有一兵船常至南定。一日，撫臺至船問其何故時來此地？如欲戰，則不妨即日交綏，否則即當駛回，毋得逗遛；因此與法相惡。二月十五日，法人發兵船七艘，共裝兵八百名，至十七日行抵南定。十九日，南定各官率安南兵及華兵約二萬人與法人接戰。——華兵乃係寓安南華人中之遊手者，安南人招募成兵以禦法人。彼此開仗，轉戰終日，法兵之死者兩人，被傷者數人，安南兵之死傷者則不知其數。至二十日，法人遂入南定而據其地。安南人知法兵由河內調來，盛兵攻南定則河內必虛，爰於十九夜間以兵二千餘襲攻河內；而法人早有準備，復爲所敗，死十人，傷者無數，法兵受傷者止四人。槍砲戰伐之聲震動遠近，內地所居之安南人暨華人均紛紛遷避。爾時，又值攻南定之法兵船有一艘駛回，內有法兵五十名，亦與河內法兵相合，聲勢益壯。該船言及法兵用炸藥將南定城門轟壞，乘勢入內，法兵官某爲砲彈擊中其腿，醫生即將其腿截去。所有安南之華兵約有三百人，則在某處據險自顧。法國新得南定之後，駐紮南定之兵官，擬請增兵二千人云。

二月十八日，法兵進攻南甸城，一時砲火若雷轟，鉛丸如雨墜，越兵不能支；翌日城破，法兵據而有之。是役也，法兵被傷者祇數人而已；游擊哥利之足爲彈所傷甚重，業經醫生察驗，將足截去，未知其果能奏效否。

也。南甸總督於城破時逸出，潛遁於是省之南，意欲糾合餘衆，再整戎行，復與法國相抗。聞總督麾下現尚有兵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云。是其士卒亦可謂衆矣，何以不能背城借一也？越者河內之役，城破之日，總督黃子遠死之。見危授命，城亡與亡，斯無愧爲守土之臣焉矣。

法國協鎮利威，昨經駕有砲船三艘前往河內。越人見法船來，欲與爲難，因擐甲執戈以待其至。二月二十日，有越兵一旗頗稱勁旅，由北連處地方馳赴河內。法軍聞之，即遣水師兩隊並由理柯弼兵船撥兵一旅，以敵越軍。二十二、二十一兩日，互相鏖戰，砲火殷天，有若赤龍萬道。越軍卒爲法兵所敗，大潰而奔，退駐北連，遺失大砲數尊，皆爲法軍所取。是役也，法兵傷者七八人，而未聞有殞命於疆場者也。越軍中有華人所持快槍，甚屬精捷，惜其未諸施放，故不能收效也。

二十六日，有法國勁旅一隊，約三百人，並有砲船兩艘隨其後，由河內起程前往北連河口，毀越人所築之閘。——蓋越人恃此以阻截法之船舶者也。

昨有嘉新及魯甸兩砲船由香港至海防，聞域多利士及威刺士兩船不久亦將駛至。由是鑾艦巨艦，羽集鱗萃，法與越人必決一戰以分勝負。然越非法之敵也；中朝要當爲之從中調停，保小邦，扶弱國，持危定傾，以底於安，謂不當以義維持之也哉？

西人傳言，李傅相有簡放兩廣、雲南三省經略之信。茲聞此說頗確，並聞劉省三爵帥、楊厚荪制軍均有召用之說，想爲安南之事也。又聞招商局有輪船在越南運米，近爲法人所扣留，船貨一併截住。似此，則中法之釁已駸駸乎將決裂矣。夫安南素爲中朝屬國，今遭法人之侵陵，中國若置而不問，似乎有失國體；然因安

南之故，而中法多年輯睦之誼，一旦輕絕，化玉帛爲兵戎，至兩國人民均罹鋒鏑，不得安享昇平，殊非策之上者。惟願法人降心以相從，中國不失夫大體，棄嫌尋好，保泰持盈，此則如天之福耳。

又招商局之海琛輪船將駛至金陵，迎接李傅相。並云中朝已寄諭李傅相，有不必來京，即速南行，就彼募兵十萬，結營二百餘座等語。越南兩使臣來津後，屢接郵音，知越南與法軍開仗，三戰三北，危如累卵，因思在津乞救，尙非善策，日內擬束裝晉京，將效秦廷之哭也。

近來法國兵船在上海、香港一帶海面，不時來往；上海諸西人咸疑爲法人將以防中國發兵南下。又閱外國報，知法國又發一兵船來華，已於三月廿四行抵新加坡。然則，法人之意誠叵測哉！

法國前擬定用兵安南之兵費數目，現在各官均已議准，外務大臣并言辦理此事不畏中國阻撓也。初十日，有法國委局，昨經開門聚會，論及越南之事，撥國帑接濟軍餉。經詢謀僉同，籌有款項，源源接濟，使無窘乏矣。據外務大臣對衆宣言，謂我國朝野同心，兵精財足，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？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中國即欲與我法國爲難，舍玉帛而以兵戎相見，吾知衆志足以成城，亦可志無所怯矣。噫！觀此電音，是法國貪賴越南之土地，明目張膽，以與中國相構釁也。然國勢之強弱何常？理直則氣壯，中國爲保藩服計，夫又何怯！

（編者按：「開門」者，國會之音譯。）

中國爲安南一事，恐法人將開衅端，特簡李傅相經制兩廣、雲南三省軍政，并召宿將以備干城之選，調集兵艦，齊赴烟台，聽候調用。議者紛然，僉謂中法之構兵在所不免。然觀近日電報，則法人擬備軍餉五百萬，法郎克，調兵一萬二千，是皆爲從事安南東京起見，初未聞有與中國爲仇之意。且法國兵船在華者殊少，亦

未聞目前有另調兵船來華之信。然則，中法之好尚未顯然決裂；倘得善爲措置，或不難仍敦舊好也。

倫敦十一日發來電報，登諸香港西字報云：守河內之法兵爲越南之兵所圍。法兵欲出，而爲越兵所阻，仍復退守河內，已發信請在安南之法國將軍速發援兵，以圖內外夾攻云。又云，中法將有戰意，法廷已諭知駐安南東京之法將軍，統兵至中越交界之處，以遏華兵之來路云。

法國因知法兵困於河內，故將水師兵船并鐵甲船三艘盡數開往安南東京，大有欲得甘心之意。然則，安南其將何以堪之？

### 癸未四月分軍報

前月廿六日，西字報言：有法國兵船將河內被困之法兵業經解圍矣。又稱黑旗兵約有一萬五千人。法兵三百人，由河內出隊，被越兵攻殺，計法國員弁、兵士死者約二百人，元帥李威利亦與其難，並有味拉兵船上之兵官五人皆殲焉；某兵官臂有五條金線者喪其元，爲黑旗兵擄去，其餘兵官之被殺者，則法兵將其尸首搶回，蓋黑旗兵用埋伏計以斃法兵也。惜舉號略連，「速？」法兵尙不至全軍覆沒；倘再遲，則法兵深入重地，必致無噍類矣。又聞黑旗兵人定有賞格云，殺得法兵官一名者，視其臂上金線之多寡以給賞；每金線一條則賞洋十五元，以次遞加。計法兵之在越南者，海防約有五六百名，南定約三百人。現在海防之商人聞此敗耗，皆有動搖之意，欲去而之他矣。

十九日，由海防寄來信息云：法國參將嘉羅，於初七日因傷殞命。蓋前攻南甸時奮勇當先，爲彈擊傷左

股，經醫士療治，將股割去，冀早痊愈；詎傷口猝難平復，又因流血過多，遂致慘斃。軍中感傷不已，以禮殯葬。

初六日，黑旗進攻河內，將城圍困，勢甚危急。探得其兵分作三隊：一隊扼守北軍險要，以絕法軍救援；一隊屯駐順化要道，以絕法軍消息；又一隊約有四千人，在新地通衢，更番接戰。皆有騎兵往來巡警，一處開仗，則彼此接應，不特聲氣相通，而且膽識兼雄，河內孤城似難久守，可爲寒心也。

初九日，法運遣兵一旗前往北寧，首先攻陷黑旗陣中，隨後有砲船三艘曰尼柯弼、曰布路花、曰芬花，從水道進發，俾在旁轟擊，以助陸路之軍。黑旗守禦甚固，法軍不能取勝，祇得收隊而回。

十三日，法軍復遣兵一隊往攻黑旗，法軍元戎李威利親自率兵五百人，攜戰陣大砲五門，於四點鐘由河內起程馳往，欲與黑旗開仗。行有兩點鐘之久，至一處，猝與黑旗伏兵相遇，各放槍砲，相與鏖戰，一時砲若雷轟，彈如雨下，聲震天地，勢撼山河。戰約有一點鐘，法軍不能支持，潰圍奔北，弁兵授命疆場及受傷者不下百人，逃回之兵因亡五分之一，遂不能成軍。元戎李威利暨協鎮威刺士、兵總大崑、千總卑理利十、把總麼連及武弁數人，均被傷，先後殞命。計法軍在戰場死者約十六人，或二十人不等，受傷共四五十人，有三人退回河內，亦即氣絕。協鎮威刺士受傷甚重，回河內約六點鐘即斃。元戎李威利最稱勇敢，軍敗殿後，忽聞有兵遺棄大砲一門，元戎恐爲黑旗所得，復偕員弁數人奮勇殺入陣中，欲取回其砲，致爲黑旗所困，槍砲齊發，中彈殞命，員弁拚死將尸暨砲搶回。法軍因此爲之奪氣，嗣後須連獲勝仗，始能壯威而雪恨也。聞有法兵數名被傷不能行動，爲黑旗所俘，其若何處置，未得其詳，然究不堪設想矣。

法軍未敗前三日，黑旗於晚間九點鐘突到河內，尋法國教民之居於城外者欲擄之回，以其爲法軍偵

探消息也。教民糾衆與戰，法國砲船五艘聞警齊撥兵役馳往救護，將黑旗擊退。未幾復至，攻入教民之屋，將各婦孺或刺其鼻，或割其耳，或挖取其眼目，以致號哭之聲，悲不忍聞。

現河內城中半成瓦礫，滿目荒涼，不堪言狀。附近租界之屋宇，無論中西人及越人所居，法軍用火焚燒，或掘地道以火藥轟毀之，以便一望空闊。黑旗若至，砲船得以轟擊，使不得逼近城中也。居民各挈眷屬，攜貲財，遷徙遠方，其留居者不滿二千人。糧食既缺，雞犬全無，兵燹之禍，一至於此！

法軍現盼其國亟派兵來援，幾於望眼欲穿。然計程期，不久可有法兵到矣。說者謂，觀此情形，法國須遣兵二萬前來越南，乃足以資戰守；若兵微將寡，則難以決勝，而於事仍無濟也。

來信所言如此。嗚呼！強弱無定形，勝敗無定勢，用兵豈易言哉！

又西報云：近有華人附搭梳地船由海防到港，據稱法軍前日曾分兵一隊往攻黑旗，爲黑旗所敗，遂追至河內，將城圍困如鐵桶相似，水洩不通，事勢頗甚危急也。

西字報據云：法兵在河內被圍已久，嗣有兵船來援，李威利乃於四月初十日發兵四百五十名至河內，相近白銀河左側擊敗越兵。越兵受傷而遁，遺砲四尊，爲法兵所毀，法兵仍回河內。至十三日，李威利又率兵往攻黑旗兵，奮進至一小橋，僅容一人來往。李威利先進，兵士繼之。甫渡及半，尙未列成陣勢，是處林木叢雜，黑旗兵突然開砲呼哨而來。李威利見勢不佳，雖有巨砲隨帶在後，不敢燃放，恐傷己兵，乃反身奔回。將及橋，忽兩彈子飛來，中於李威利腿上，不能步履。顧謂隨從某官曰：「僕不復能軍矣，請子開槍擊我，毋令爲俘。」該兵官隨以手槍擊李斃之。乃槍聲甫絕，而一彈適中該兵官之腦，亦遂并命。是役也，死者法帥李威利一人，

又兵官四人，水師兵十七名，受傷者兵弁二十人，兵三十四人。黑旗兵人亦遂退據松干地方，蓋防法兵之復仇也。法兵無主，有水師提督美也爾護理帥務，現將河內防守完密，恐黑旗兵暨越兵不能復逞也。

法國外埠新聞紙云：現有東京一事最為緊要，應將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與安南王立約之時所有各事詳述，以供衆覽。

爾時法國水師提督都伯來在西貢爲總督，安南王遣兩使臣與法督議訂和約，一使臣則和約未成即已身故，一使臣則現爲安南首相。當初議時，言及法國保護安南一節，兩使臣執意不允。蓋緣真臘與法國立約亦有保護字樣，以華言譯之，則譬之子之於父，當盡孝敬之意。安南使臣以爲如此則安南之命受制於法國，不但使臣無所用，而王之權全失，安南一國亦不成爲國矣。此事決難允從。法督復將保護二字意義再三解釋，安使執不信。法督乃言曰：『爾國不肯從法國保護之言，顧何以獨久爲中國之屬乎？』安使忿然起對曰：『我國從來不屬中國。』法總督曰：『既非中國之屬，何以歲時進貢於中朝？』安使曰：『是非爲中國之藩屬而進貢也。緣中國大於安南，兵力又強，又與我國爲鄰，彼發兵來平我國之亂，我國不能與爭，故有進貢之舉；然進貢亦未有定規，惟發使至北京貢獻方物，何得因此而指爲屬國耶？』法總督乃許安南，倘有他國來相侵侮，法人當助安南以拒之。時法國駐華公使吉君甫來，以安使所云並非因屬中國而進貢等語，述諸中國。中國初不置一辭，而目下與實公使所議，則又另成一約。然則十年之內，皆在雲霧之中，故今日之事，別無他圖，惟有自盡其力之所能盡而已。

安南之屬中國歷年已久，海內外皆所共知。

法國現以普轄爲將軍，統帶駐安南之法兵，計法兵之在安南者共二千人，聞續派之法兵亦將近可到也。又云，聞法員哈滿前曾隨同攻取南定地方，嗣後又派往暹羅爲領事官；現在哈君已奉命爲總管辦理越南事務之員矣。

普轄將軍，屈指昨日可至河內。又云，黑旗人現已退去，河內地方並無該兵蹤跡矣。四月十三日，法兵敗歸之後，西貢地方發兵兩隊，於念一日抵河內，南定，一隊係法兵，一隊係法人所用之安南兵，計二百五十人。海防亦發兵兩隊，前隊五百人，後隊三百七十人，其中有砲手一百二十五名。既抵河內，即分四百兵前往南定。河內所有中西各奇均一律燬移，河內砲臺及法國租界之中間所有房屋均爲法兵燒燬，以便瞭遠，法兵即在其地紮營矣。現在法兵之在安南者，合計共三千人，又有安南之兵聽法人驅策者亦有三千；法國大小兵艦約有二十艘。法人言有此兵數，足資抵禦。黑旗兵合計約有二萬人，其中三千人所用之槍皆係購自外洋，極爲靈捷。又有雲南邊界之華人，其賦同仇，約有二萬人，皆願與法相對壘。目下法人兵勢尙盛，大約須進攻黑旗也。至法帥李威利之首級爲黑旗所獲，現在懸竿示衆。聞法帥之死，由於法帥正在定期進攻，其時有細崽兩人逃遁而去，即將其情告知黑旗，該旗先作準備，致遭此敗。又聞李威利並非陣亡，係身受重傷，爲黑旗所俘，亦未即殺，李威利取手槍擊斃該兵之副頭目，然後死，該兵乃割其首。又有西人於上月二十四日自海防來信，言二十四日下午五點鐘，有法兵船兩艘駛到，內有砲手，有步兵，所有應用糧精充物其中。法國公司輪船派輪船一艘在彼往來，將來此船亦須裝兵。觀此情形，尙不難於雪前敗之恥矣。又言，河內相近之處有華人甚多，現在法人派兵船一艘，名祿丁，泊於河中，以遏華兵交接之路云。

法人爲攻安南一事，亦曾博諮於衆。有曾宦游西貢者言曰：法人之往東京，適值安南有雨，故此行恐不甚利。宜再發人至安南，與安南王重立和約，爲之保護，仍其王位，資其食用，與之婉商，吾知安南必然見從也。又有一人意亦相同，惟云：現在所遣安南之使臣未識能勝其任否？應傳知在安南之法官，令其就近妥辦此事，法人固宜襄助安南，以整頓其朝綱也。

四月二十六日晚，法軍又爲黑旗所敗，新陞之五道頭兵總亦受重傷，法兵傷斃多少則尚未得確數。緣是晚，天色陰晦，星月無光，黑旗潛赴法軍營前，先用稗人布列陣勢，形如鵝鸛，狀若虎貔，又用香燃火置諸稗人身上，以致火光掩映，迷離莫辨。法軍巡哨兵卒視而報警，一營盡起；而以夜黑不便接仗，祇命燃砲轟擊，以期退敵。詎擊至點餘鐘，而稗人仍屹立不動。法軍驚疑，列隊出營，瞥見稗人不勝怪異。黑旗之衆早作法人裝束，伏於暗陬。偵知法軍之心已亂，遂振臂一呼，而應聲四起，儼若天翻地塌，谷響川騰，殺入法軍中，奮力搏擊。法軍倉猝不知所爲，又不能分辨彼我，自相殺戮。黑旗痛殺一陣，乃收隊而還。法軍方知中計，惟面面相覷而已，回視兵總則受有重傷矣。

又黑旗於南甸城外數十里建築壁壘，四圍固守，約有兵八、九千，二十七、二十八兩晚，曾到法營誘敵。法軍因屢遭喪敗，不敢出戰。後來法國兵船一艘由河畔燃砲遙擊，黑旗乃各散去；然駐南甸之法軍仍不敢出城也。砲船乃發兵登岸，將附近房屋用火焚燬，以免爲黑旗所算。土人無辜，遭此兵燹，流離失所，慘難言喻。昨有飛鷹火船載避難男婦前到海防，莫悉其數，殊可哀也。果如所言，則黑旗用兵頗尚詭黠，而法軍之受創深矣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，由越南順化友人攜有郵簡言：有是處人民，因法軍既奪東京，復攻南甸，志存蠶食，勢類鯨吞，不勝忿怒，皆有同仇之志，敵愾之心。以爲法軍不得逞志黑旗，將必來攻順化，不如先爲之備，背城借一，再作良圖。於是修器械，繕甲兵，以待其來，俾臨時得以一戰而奪敵人之氣，張國家之威。現時內河皆多設鐵鍊，橫截中流，以阻敵船駛進。又於各砲臺興役修築，派兵駐守；倘遇敵軍猝至，即燃砲擊之使退。觀越南臣民所籌畫亦甚有法度，且動於公忿，衆志足以成城。惟砲臺修築尙未得盡善，所用之砲亦非新出利器也；若法軍來攻，而恃此以制勝，殊覺難耳。又越南軍營各器械多屬刀劍矛盾，儼如數百年前之物，朽鈍不堪，即兩軍肉薄相爭，亦難斬馘決俘也。間有新式槍砲，惟苦無多，故慮其不足以與法軍相抗也。順化城內官弁現巡防甚爲嚴密，凡船艘駛入，必詳爲詰問，不許輕進。保濟輪船到時，亦令停泊於外。後經船主偕同買辦與越南防軍說明，撥有兵士帶同往見某官，晤談良久，始命人放開鐵鍊，俾得進口云。又五月初一朝，法國南灣火船由海防到，其船主嘉梳稱說，前法軍與黑旗開仗一節，法元帥李威利雖云膽雄，實屬智少，並非老成練達大將之才也。當未敗之前一晚，李元帥與僚屬言，明日當進攻黑旗，姑減此而朝食。適有華人之爲侍役者二人在旁，得聞此說，即潛往報知黑旗，且言須爲之備。黑旗因此探悉其進兵之路，預伏兵於林中。法軍冒昧前進，遂陷於伏。然其時已有員弁見路徑崎嶇，林箐幽密，恐有意外，向李元帥諫阻，請飭兵偵探，然後再定行止，切勿輕進。李元帥以爲膽怯，斥之使退，策馬當先，未幾，即遇伏兵齊出，槍砲並施，戈矛互舉。法軍倉猝不知所爲，元帥被彈洞穿小腹，又一彈傷其腰脇，遂仆於地。法軍見之，有兵二人趨而前，欲爲負歸。元帥自言爲賊所算，已受重傷，不能久活命，速以槍轟擊頭顱，使早殞命，勿受痛苦。兵向之哭，不敢動手，而黑旗已盡擁至前矣。元帥

揮兵使去，黑旗遂擄之回營，元帥氣尚未絕。後有帶兵官趨視，方欲詰問，而元帥已於懷去掣出手槍自斃其命。黑旗乃并法官一員梟斬其頭，以示於國中焉。法國駐劄西貢總督聞法軍敗績，即遣兵二百五十名馳往救援；內有一旗，乃越南土人，法官募之，練成勁旅，且藉以作鄉導也。海防法官亦發兵五百名前援，續又遣兵三百七十名，內有砲兵約一百二十五名。現計河內法軍約共一千七百名，而分兵三四百名往守南甸。法軍遂將法界附近之商民房屋盡行燒燬，使黑旗不能混迹其內，以施狡謀；而黑旗亦不復出兵與鬥，故法界與砲臺現可以傳遞信息也。旅居河內之西人盡遷往海防，以避兵燹，蓋以海防有法軍駐守，頗爲安靖也。河內一處，法軍守護甚爲嚴密，已不慮黑旗進攻。惟南甸則守兵無多，形勢單弱，黑旗若至，不能禦也。聞法軍之在東京者統計有三千名，而黑旗則屯在新地、北寧兩處。若法軍探實消息，獲有鄉導，將往攻之，不待法國救兵至也。現黑旗統計有二萬人，中有數千所持槍砲乃後膛入藥者，亦軍中利器也。說者謂，現在情形，若中國遲疑觀望，不速決計助越南，法軍可不需救兵前來，亦足以逞其志。蓋順化一城，祇用砲船沿河巡察，以阻遏其運輸，則糧食不支，立見窘蹙，是所可慮也。惟道路紛傳，已有無數華兵由中國前赴越南，究未悉此言確否耳。又初二日，海南火船及和地氈火船由海防到港，並未得有越南軍情。惟聞法國駐西貢總督經發兵一千前往河內及南甸兩處，以資守禦耳。

十三日，法軍敗績，凡捐軀戰場者之首級，悉被黑旗斬去，傳示內地。聞有法國水師兵兩名，因傷被俘，本無性命之虞，惟被黑旗百端凌虐，真有求生不得，求死無從之苦。法人欲爲拯救而無計可施，於是遷怒及所俘之黑旗兵卒，由獄取出，用槍擊死，聊以洩憤焉。現法人陸續調兵前赴東京以資戰守，計已有兵四千矣。惟

派守險要及出隊巡哨，尙未足用，必須多調兵來，始能壯威勢而備戰爭，蓋探聞中國將決計與法人開仗也。法軍亦知兵力單薄，故祇竭力據守河內，而未敢輕議出師以攻黑旗。邇來越南土人又皆不直法人所爲，咸有叛志，法軍愈形孤弱。黑旗屢次進攻河內，法軍出死力以守禦，故未能成功。而屋宇遭此兵燹，焚燒過半，瓦礫遍地，滿目荒涼，殊可哀也。南甸事勢亦甚危急，恆懼黑旗進攻，法軍晝夜不得安息。蓋城中祇有法兵四百名，已有百餘名染患痢症，經醫士多方療治，聞有十三四名病甚沈重，難免性命之虞焉。法人曾遣有救兵到南甸，惟人數不多，究無濟於事也。幸黑旗不甚苦攻，故盼望法國新兵調到，卽有生機矣。現時法國巴思華路砲船管駕官調往河內，以管轄軍兵，水師提督美渣則陞爲總統，節制全軍，將軍波滑又由西貢乘天理沙士砲船前來，約於明日可抵海防矣。現時東京事勢日有變遷，故盼救兵之到幾於望眼欲穿。法國駐順化公使仍在順化，惟無所設施。法人望其早到海防，以辦理事務，而管轄地方，蓋謂公使在順化，不獨無益於事，恐將爲人謀害也。歐洲各國商旅之在河內者，皆遷往海防，以避兵燹；其越南土人及華人之爲法人服役者，亦有二百餘人由河內到海防。然海防貿易場中，仍覺冷淡異常，並無交易。昨晚忽傳有黑旗來攻海防，商民得聞此耗，心甚惶恐，寢食不安，咸謂倘一旦被黑旗所獲，雖我等西人亦難保無虞也。若去歲西曆四月李威利元戎先將河內佔據，則今日不致多喪人命，虛糜餉糈，而有此變矣。蓋機宜速赴，疾雷不及掩耳，越南全土均可爲法所有，彼黑旗安能與之相抗哉？又法國將軍波滑擬由西貢起程前往，以攝元戎李威利之職，而管轄各兵，且俟法國救兵至，然後定計，以進攻黑旗。現時南甸地方已爲黃、黑二旗及越南人屯駐，祇城內有法軍防守。聞越南人現多有將髮剃去，祇留一辮效華裝束者。法軍之在南甸統計有四百名，附城屋宇盡遭焚燒矣。